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igkoYqzS-fj4T-aXITZolLw>

Dr土匪圆

Sun Jul, 25 00:13

2021年7月23日夜，我奶奶走了，很突然。

我脑中浮现出种种过往，从我有记忆起：奶奶陪我睡觉，讲翻烂了的365夜；带我买菜，买蒜薹，买蜜枣；教我包饺子；清晨带我去公园……

蒜薹炒肉，蜜枣粽子，炸麻叶儿，炸茄子，晒西瓜豆酱，腌芥菜做扣肉，一阳台的花草，深深的菜坛子里压块石头，短短的染黑的卷发，爱美，滴水观音，焚香供水果，周末的梨园春……我小时候是个事儿精，相当难带。洗完澡要是腿再碰到哪儿，一定要奶奶再抱我到水池重新冲洗。

“假干净，尿刷锅，和面盆儿里洗洗脚。”奶奶一边笑我一边把我抱上去。这句话用河南话说出来非常押韵。

我做手工管奶奶要胶水，奶奶把面粉和水煮一煮，就成了黏糊糊的糰子，像变戏法儿一样。

过年奶奶带我走亲戚，去姨奶奶家吃饭。姨奶奶一直给我夹菜，我看着肥厚的扣肉进我碗里，一口不吃。姨奶奶边夹边劝我，一屋子人都看着我等我吃东西，奶奶说别管她了，她一丁点肥肉都吃不了。

晚上回家以后，奶奶给我蒸了芥菜扣肉，边帮我肥肉全部仔细剔掉，边说“她家做饭也太肥了”。我吃完了一碗扣肉里所有的瘦肉。

我上大学前的最后一个暑假，奶奶执意要请我去吃家门口新开的饭店，百富烤鸡。那是一家连锁店。后来变成我俩去逛街，在马道街吃百富烤鸡。她给我买了一个达芙妮的斜挎包，白蓝配色，光滑柔软的皮，方胖方胖的。那个夏天我觉得它漂亮极了，背着相当神气。

在专卖店里我看中它时，奶奶试图讲价。“又不是菜市场买菜。走吧走吧，别买了。”当时我竟觉得很尴尬。可事实上，奶奶买菜从不讲价——她并不知道哪儿能讲价哪儿不能讲，她只是按自己觉得应当的价格开口罢了。

再后来我就想不起来了，我的大学，我的美国生活，竟都没有奶奶的痕迹。

菜市场，秤砣称出来的蒜薹，散装的蜜枣，百富烤鸡，马道街，达芙妮……也都不复存在了。我的洁癖早就被治好了。再高档的商铺，种种境况我也能泰然处之，再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东西而泛起丝毫波澜。

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时，我幻想将来如何对她好，给奶奶买好吃的，带奶奶周游世界……“等我长大了”这样的孩子话亦对她讲了很多遍，奶奶也喜欢听，听的时候脸上绽开一朵花。当时并不知道，待我真到了而立之年，自己尚不过勉力维持罢了。

这一生里，有那么寥寥几个人，在我们弱小，稚嫩，最需要陪伴和照顾的时候，一直在我们身边很多很多年。等我们不需要了，就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，目送我们远走。

只是我还未来及回头，未能报答一丝一毫啊！

我妈说过，照顾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我们的事儿，你们不用管。

稚子尚幼，我们在搬砖和抱娃之间，每天焦头烂额，隔着大洋和12小时时差，想管也鞭长未及，力所不逮。

可一顿饭尚不能白食，如何能受这么大的恩情而不报答呢？这恐怕是隔代亲情最大的悖论。莫不要夜夜锥心，寝食难安？

也许，唯一能自洽的方式是，不执着于“报答”，而是把亲情理解为“传递”。我们尽好眼下当尽的责任，把我们曾扎实感受到的爱和温情给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的家人，温暖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日子。纵使将来离家万里，他们心中永远有爱和惦念。

每每包饺子的时候，一想起“这还是我奶奶教我包的”，便触到童年最柔软的角落，心头涌起一阵温暖。

这就是亲情的意义吧。曾朝夕相伴的最重要的寥寥几人，他们无法全程参与我们的生命，却又一直都在全程参与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眼前的生活没有他们的痕迹，又处处皆是他们的痕迹。

Carry on.